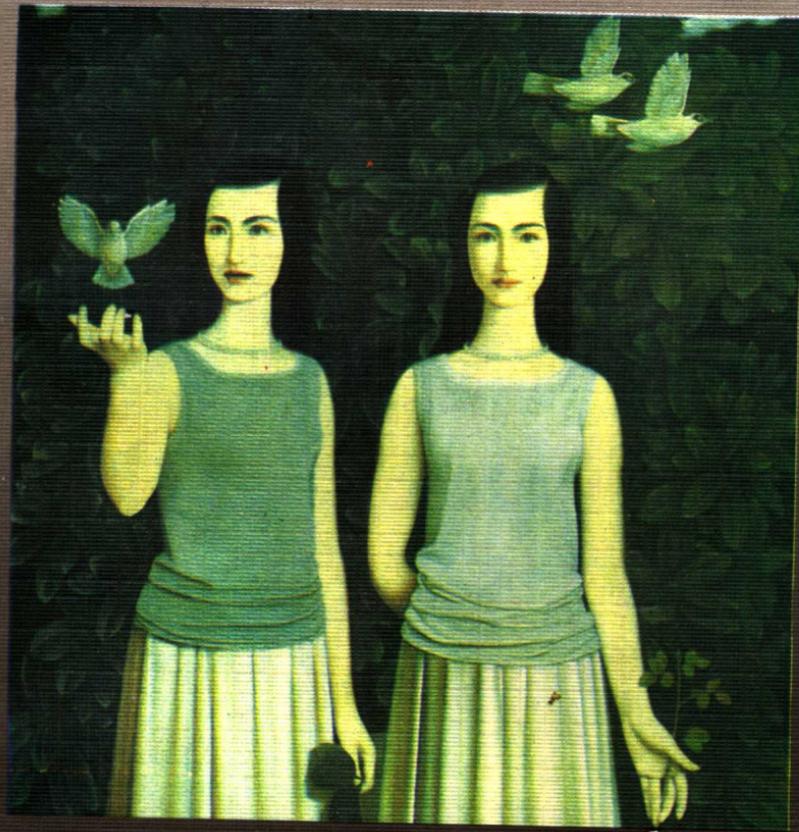


周新心主编

泰华小说选



海外文丛

泰华小说选

周新心主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泰华小说选

周新心 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插页 300.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341-8/1 · 1192
定价：8.60元

内容提要

泰国华文文学，从新文学的角度来说，已有60多年的历史。50年代以前，作品多写怀念祖国，思恋故乡；50年代以后，主要反映泰国的社会生活现实，成为泰国多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收入50年代以来泰国29位华文作家的29篇小说，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泰华社会的千姿百态，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在人生道路上不同的遭际，其题材的多样性与反映社会面的广泛性，能使读者对泰国社会的文化意识、风物人情与黎籍华人的生活与心态有所认知，同时显现出泰华小说的风格特色。

责任编辑：冯沛祖

责任技编：方少逸

绘 画：王羽天

装帧设计：钟蔚帆

苏家杰

序

饶范子

《泰华小说选》是周新心女士应花城出版社之约编辑的。这本集子共收进50年代到80年代泰国多位华文作家的29篇小说。这些作品虽不完全是按其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但从整体看，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记是明显的。历史在人们的脚下延伸，泰华文学也不断地在向前发展，我们拿集子里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同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比较，就不难看到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可以说，集子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留在泰华文学史上的一个脚印。

泰国华文新文学的诞生，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运动以前，泰国华文报纸的副刊也有刊登文学作品，但都是文言文，而且主要是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在泰国，较早刊登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作品的华文报纸，是1927年吴碧岩在曼谷创刊的《国民日报》，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泰国的华文新文学也该有64年的历史了。大半个

世纪以来，泰国华文文学从二三十年代泰国的中国“侨民文学”，到40年代泰国的“华侨文学”，到50年代以后的泰国“华文文学”，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道路。从50年代到80年代，作为泰国多元民族文学之一的“华文文学”，曾有过两度的繁荣，一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另一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两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数量相当多，影响也较大。这些小说，大部分是取材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而且主要是泰国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也有表现中泰人民情谊的，同以前以忆旧怀乡、描绘故国风物为主的“华侨文学”有明显的不同。

50年代到60年代，泰国华文文学基本上是“闭关自守”，走着自己的道路，很少接受外界的影响，多数作品是着墨于泰华社会的人和事。如选进本集子里的9篇小说，就有7篇是描写定居泰国华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的，无论是人物性格、故事结构还是文学语言习惯，都有泰华社会的特色。这些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泰华社会的千姿百态，表现各种不同的人在人生道路上不同的际遇，当中有追求金钱和名利的华人交际花黄玉英，她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和自我精神的失落(《欲望与灵魂》)；有发扬“牛”的精神、愿为华文教育献身的吴天和、软弱有如“小草”般性格的李妙芬(《牛与草》)；有敢于面对封建势力的叛逆者萧惟和他的三婶母(《家风》)；有情真意切，内心深处始终眷恋，怀念远在故国女友和心态复杂，不断在忏悔自私灵魂的两个“我”(《在蓝色的星空下》、《寒天孤鸿》)；有假仁假义，骗取父亲和兄弟的财产，最后将父亲折

磨至死，沽名钓誉、唯利是图的某“侨领”(《祖父的丧事》)；有中年心事浓如酒的落寞的华报记者(《我是一个特约记者》)。几篇反映当时华泰两族人民的交往、友谊和爱情的作品，也写得很有特色。如集子里的《幸福的罪痕》，就是一篇有感情张力的小说，作品里的男主人公专坤是泰人，女主人公柿素是正唐人(华人)，在各自有所失落之后碰在一起，惺惺相惜，带着满腔的积愫，打破心灵的围墙，结下了一段用血泪酿成的姻缘。这个既陌生又熟悉，带有几分悲凉的褪了色的爱情故事，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感情反应是悲凉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个故事，有如“梦醒了的人在述说他的梦话”，述说残酷的人生战场，如何消磨尽人们的青春活力。整个作品有一种苍凉的底色，令人感到人生的旅途辽阔，人生的欲望无穷。60年代初期到中期，泰华文坛上出现过小说创作的热潮，据犁青先生在《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中提供的资料，这一时期，《华侨周报》、《华风周报》、《曼谷新闻》、《七洲洋月刊》，《星暹日报》等，曾先后举行短篇小说比赛，短篇小说金笔奖、金牌奖短篇小说比赛七次。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使当时处在艰难环境中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作者得到了鼓舞，从而推动和活跃了短篇小说的创作。现在选进这个集子里的五六十年代的九篇作品，有的就是在这些比赛中获奖的。

如果说，1955年是“华侨文学”走向“华文文学”的一条分界线，那么，1975年则是泰国“华文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另一条分界线。1975年以后，泰国华文报纸的副刊有

了新的发展。如《泰华报》(1976)、《泰商日报》(1977)和在这之后复刊的《中华日报》、《新中原报》，均办有文艺副刊，刊登文学作品。70年代末，《新中原报》还举办过短篇小说比赛。到了80年代，方思若等组织了《泰华写作人协会》筹委会，于1983年同《新中原报》的《大众文艺》副刊联合举办“八三文艺征文”，应征投稿的作品中就有不少是短篇小说。1986年，泰华写作人协会正式成立，出版了大型十六开本的《泰华文学》，在短篇小说栏里，收进了14个作品。1988年，《新中原报》举办了“八八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牌奖征文”，共收到应征稿111篇，打破了历史上小说比赛的记录。19篇获奖作品，都各自有所突破。选进本集子里的《人与狗》、《我的上司宇文坦先生》、《医不好的病》、《一个老华侨的故事》、《许乌士和他的运输马队》、《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心血》、《三代人的独白》，就是“八八”短篇小说金牌奖应征和获奖的作品。

选进本集子里七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共20篇。从题材看，基本上属于两个类型：一类是写泰华社会的；另一类是写泰族人民的生活。两类作品比较，前者是主要的。短篇小说《老王的根》，写老华侨老王很思念家乡，关心祖国，在他心中祖国一切都是可爱的。多少日子过去了，他始终保留着一颗思慕的心，他无时不在想和思念，思念他的“根”。他曾希望落叶归根，也看到不少人落地生根，但老王的“根”呢？既攀不上也扎不下。老王这种不无遗憾的心态，是深邃华族文化在老一代华侨心中的积淀。另一小说《李伯走了》，

写一个无私、忠厚、善于关心人的华工，一个盼望落叶归根的华侨，在他老年离开泰国回乡以后，人们如何怀念他。笔底有一份对故国、故人的古老的感情。而《张家少爷》，写的是一个华人的后代，在父亲死后，决心戒毒，发愤图强，继承父业。作品告诫人们：社会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要时刻小心，不能优柔寡断，一定要明智行事。《女伶泪》和《茄色丝手巾的主人》，都是写昔日泰国华侨社会的旧事，一凄楚，一壮烈，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悲哀和中国文化的包容。《一个老华侨的故事》和《三代人的独白》，是两个比较有深度的作品，它们所揭示的是今天泰华社会带实质性的问题，即新老两代华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彩票婶千辛万苦、克勤克俭培养儿子上大学，最后却被儿子和儿媳妇赶了出来，沦落街头；老唐勤奋、耐劳、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创下了家业，孙子新新唐却一点也不理解，抵泰以后一味地花钱作乐。这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对社会、人生，各持不同的看法，冲击着原来和谐平静的家庭生活。这里表现的是有人性和道德缺陷的年青一代，同传统的华夏文化的碰撞。集子里几篇反映泰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如《人与狗》、《心血》、《路与车子》等，主要是描写底层劳动人民在压迫者重压下痛苦的生活和他们的斗争，“泰味”很浓。所有这些作品，同前一时期同类的作品相比，无论是从题材的拓展，还是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感情强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80年代是泰华文学复苏后的昌盛时期。文坛显得分外热闹，参加笔耕的队伍也空前壮大，这同世界性的“华文热”有

关，但更主要的是内因，正如方思若在《老牛 破车 晓月——以几句心里话为序》一文所说的：“那就是大家心底深处，还隐隐燃烧着一股微妙的火种，永不熄灭，永远发热！”而这火种，“就是炎黄子孙对传统的文化与美德的眷恋。”（《泰华文学》序）正是这种发自人们内心的文化力量，才使泰华文学在过了甲子元年又焕发了青春。

80年代已经过去，90年代已经到来，泰华文学的前景如何？泰华文学面对的应该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自从1990年泰华写作人协会选出以司马攻为会长，梦莉、姚宗伟、岭南人、叶树勋为副会长的新理事会以后，新理事会决定将泰华写作人协会改名为泰华作家协会，积极推动华文文学创作，支持出版泰华文艺书籍，出版泰华作协丛书（《泰华短篇小说集》和《泰华散文集》）等，泰华文学正在迈向另一个新的纪元。近两年来，在世界华文文学界学术交流中，泰华文学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泰华文学已走出“渭南河”，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也正在走进“渭南河”。

1991.11.15.于暨南园

目 次

序 饶范子 (1)

五六十年代

欲望与灵魂	吴继岳	(3)
牛和草	史 青	(24)
寒天孤鸿	笔 匠	(48)
家 风	征 夫	(65)
祖父的丧事	倪长游	(96)
在蓝色的星空下	白 翎	(114)
漠漠的印闕	李 翔	(135)
我是一个特约记者	刘 白	(150)
幸福底罪痕	红 缨	(184)

七八十年代

老王的根	司马攻	(215)
李伯走了	梦 莉	(226)
张家少爷	姚宗伟	(238)

当夜念起了魔咒	耘子	(244)
我的上司宇文坦先生	年腊梅	(264)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黎毅	(277)
奇遇	陈博文	(286)
女伶泪	巴尔	(326)
医不好的病	毛革	(337)
茄色丝手帕的主人	老羊	(345)
人与狗	饶公桥	(357)
麻将官司	范模士	(373)
许鸟仕与他的运输马队	黄重先	(381)
从监狱里出来的人	黄自然	(396)
太遥远的希望	梁风	(412)
路与车子	邓澄南	(416)
远去的梦	浪踪	(432)
劫匪	林文辉	(440)
心血	刘扬	(448)
三代人的独白	林太深	(458)
后记	周新心	(469)

五六十年代



欲望与灵魂

吴继岳

黄玉英刚在龙华楼和太太们饮完中午茶，款摆着她那苗条的身段，踏着轻盈的步伐，杂在五六位衣着华丽，但身体臃肿的太太群中，更显得她年轻漂亮，出色当行！加上她脸上永远挂着的微笑，和一双灵活得好像会说话的眼睛，更增加她吸引异性注意的魅力。

当她们从三楼踏着楼梯，一级一级走下二楼时，二楼大厅的茶客，都把惊奇的、欣赏的眼光，集中在黄玉英的身上。在这种场合，黄玉英是最会作状的，最爱表演她经过人工改造的曲线美，同时把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向大厅扫射，跟着来的是迷人的笑容。这种表情动作，好像在戏院登台的女明星，向观众卖眼风，献媚笑。凡是接触到她的眼光和笑

容的男人，都像触了电一样，心旌摇曳。

黄玉英的眼光，最后停在接近楼梯口的一张茶桌上，原来这张桌正坐着三四个新闻记者，其中有一位叫李文的，是黄玉英小学时候的同学，有一个时候又是邻居，跟她是很熟的。李文看见她就挥手跟她打招呼，黄玉英让那几位太太先走，她独自走向李文的桌边，人未到声先到：

“哟，原来是几位无冠皇帝在这儿，你们为什么不上三楼来，也让我们做做东道，请你们喝几杯？”

她的热情虽然可以看出是伪装的，但几位记者还是报以感谢的眼光。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一位漂亮女人跟自己谈话，大家都觉得面上有光彩。一位叫林青的笑着说道：

“三楼是头家座山，太太小姐们的‘御座’，我们这些穷记者，为荷包打算，只好将就在这大众化的地方，来个一盅两件，解决午餐，顺便商量怎样处理今天的新闻……”

李文接着笑对林青等说：

“你们面前有佛不知求！黄小姐是侨社女名流，交游满曼谷，政府机关、华侨社团，哪一处她不熟，她的新闻线索多着呢，问题是她肯不肯帮我们的忙……噢，黄小姐你老是站着，真不好意思，还是请坐下来谈谈吧。”

李文边说边从邻座拉过一张椅子来，黄玉英不客气一屁股坐下去：

“小李，你不用替我戴高帽子，不必用激将法。过去我有新闻线索，有哪一次不向你透露？你这人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

黄玉英努起小嘴，装着生气的样子。李文连忙说：

“是的，过去你常常帮我们忙，刚才的话，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们是老朋友嘛，请你不要责怪！”

“你倒会开脱，本来嘛，我们是老朋友，开开玩笑也不要紧，不过，我怕这几位老爷误会，以为我真的不肯帮你们的忙。”

“不会，不会的，我们都 知道黄小姐是爽快人！”

几位记者同声解说，她满意了，她笑啦，笑得像灿开的春花：

“这样就好啦，但是，真对不起，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畅谈；等一下三点钟，××慈善机关开会，各位大概都参加吧，我们就在那儿再见，到时我或者有内幕新闻，向各位透露。”

××慈善机关是新成立的，正需要借重报纸大力宣传。这一天的会议并不重要，记者们原想不去参加的。黄玉英是这机关负责人之一，她知道报馆不大重视这个新成立的慈善机关，今天的会议，记者可能不参加，她就施展惯用的手法，以内幕新闻为饵，诱记者们出席这个会议。到时她准备把一宗不致伤害任何人的内幕新闻，作为记者替该机关宣传的交换条件，她相信记者们是不会不买她的账的。

黄玉英得到李文他们答应出席下午的会谈后，就起身说声“拜拜”，像一阵风般，摇摆着浑圆的臀部走了。全厅的茶客，都目送她那扭扭捏捏的惹火胴体，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